江青是欺世盗名的政治扒手

652
79

人民出版社

江青是欺世盗名的政治扒手

人民出版社

江青是欺世盗名的政治扒手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2印张　37,000字

1976年11月第1版　197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1·1527　定价 0.13 元

毛主席语录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曾多次批评王张江姚反党集团：

“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目　录

江青是欺世盗名的政治扒手
……………… 人民文学出版社批判组 /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批判组（1）
剥江青"文艺革命旗手"的画皮 …………上海京剧团　仲巍华（8）
江青扼杀革命文艺的罪证……………北京仪表工业局　刘宗明（15）
撕掉"白骨精"的一张骗人画皮…………………………曾公楚（19）
江青的女皇梦与吕后的篡权术………………洪信　通苑　郑斌（23）
江青与吕后 ……………………………………………徐　逊（28）
吕后的幽灵与江青的野心 ………………………………楚　亥（34）
以关心妇女为幌子的女皇复辟经……八一八七五部队　东　勤（39）
江青鼓吹"母系社会"的狼子野心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谷　玖（44）
江青三十年代的三次反革命表演…………………鲁迅研究室（48）
从争演赛金花到为蒋介石祝寿
——揭开老投降派江青的真面目 …………文物出版社批判组（53）

江青是欺世盗名的政治扒手

人民文学出版社批判组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批判组

长期以来，"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实现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不惜用一切手段来大树自己的绝对"权威"，拚命捞取篡党夺权的政治资本。所谓京剧革命是江青一手"倡导"的，八个革命样板戏是江青精心"培育"的，江青是"文艺革命的英勇旗手"，就是他们欺世盗名的鬼蜮伎俩之一。

江青真是什么"旗手"吗？在全国愤怒声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浪涛中，广大革命文艺战士同仇敌忾，以无数铁的事实证明：江青根本不是什么文艺革命的"旗手"，而是一个贪天之功为己有，无耻地窃取文艺革命成果的政治扒手。

"旗手"这顶桂冠是怎么戴到江青头上的？正象孔丘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一样，江青这个野心勃勃的骗子手，也完全是林彪、陈伯达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修正主义的"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他们出于篡党夺权的共同利益达成的肮脏政治交易。

是交易，总得有来有往。江青吹捧林彪是什么"光辉的榜样"，吹捧那些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权势者"为"正确路线的代表"；从林彪到姚文元，则用种种肉麻的词藻，

把江青捧到了“吓人的高度”。早在一九六六年初，叛徒、卖国贼林彪便为江青的出场吹响了喇叭，说她“很有思想”，“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接着，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权势者们”一齐跑出来为江青捧场。政治骗子陈伯达无耻地把江青比作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和我国五四运动时期的鲁迅，说什么“英勇的旗手就是江青”；张春桥口出谰言，竟说“江青亲自培育的革命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姚文元狂热吹捧所谓江青领导的京剧革命“为文艺革命树立了光辉的样板”。左一个“光辉”，右一个“英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权势者们”，就是这样给政治骗子江青罩上美丽的光圈，戴上“旗手”的桂冠的。

说京剧革命是江青发动和领导的，这是厚颜无耻地撒谎。

京剧革命的准备、发生和发展，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一九六二年，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完整地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毛主席作了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重要批示，尖锐指出当时由刘少奇控制的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光辉批示，擂响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大举反攻的战鼓，大大推动了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展开。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革命文艺工作者从刘少奇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重围中冲出来，到工农兵中去，到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去，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创作了大

量反映阶级斗争、歌颂工农兵的作品。一九六四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成果。京剧革命的胜利，完全归功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历史被这些政治骗子无耻地篡改了、歪曲了，现在，必须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被捧为京剧革命"首创者"的江青，究竟是什么人呢？原来此人是一个反动文艺的吹鼓手。三十年代，她追随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争演《赛金花》之类的"国防戏剧"，大谈其《从"娜拉"到"大雷雨"》的"学习经验"；六十年代，她恶性不改，仍然大看旧戏，大捧旧戏。就是这么一个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艺术的狂热吹鼓手，一九六四年钻到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天花乱坠地乱吹一通，喊了几句"艺术家的良心何在"，一下子就变成旧戏的"反对者"和现代戏的"培育者"，伸出黑手来摘桃子了。说江青反对旧戏拥护京剧革命，这是扒手骗人的鬼话。如果真的反对旧戏，为什么到一九六三年，江青还反对排演革命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即后来的《沙家浜》，而非要演出她推荐的《桃花扇》不可？为什么直到一九六五年三月，江青还给一个演《伐子都》的演员写信，说什么打掉了这出鬼戏，她"心里一直不安"？为什么直到去年和今年，江青窜到大寨，窜到天津时，还要下令为其演出乌七八糟的旧戏，听得那么津津有味？什么京剧革命的"首创者"，她分明是一个阴一套、阳一套的反革命两面派，一条看风使舵、善于钻营的变色龙。

说江青的《谈京剧革命》标志着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开端"，这是猖狂伪造历史。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革命实践和艺术实践。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全面地、科学地总结了我国和世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发表了不朽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从根本上划清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同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文艺运动的界限。《讲话》制定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是照耀我们文艺革命前进航程的光辉灯塔。《讲话》的发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靠篡改历史、造谣说谎过日子的"四人帮"，为了抬高江青，捧之为"旗手"，竟然端出江青在一九六四年的一个所谓《谈京剧革命》，与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分庭抗礼。他们散布了种种奇谈怪论，什么"以京剧革命为开端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呀，什么京剧革命的十年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业期"呀，什么江青精心"培育"的革命样板戏开创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纪元"呀，等等。言下之意十分清楚，一九六四年以前，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尚在沉睡，社会主义文艺是一张白纸，只有江青飘然降临，作了那个关于京剧革命的谈话，才有什么"创业期"，什么"新纪元"，江青成了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祖师爷"，社会主义文艺的"救世主"，我国整个文艺革命的成就，要统统记在江青的功劳簿上。这是何等猖狂、何等露骨的历史篡改呵！在"四人帮"篡改的历史中，毛主席《讲话》的伟大意义被一笔抹煞了，毛主席在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所吹响的旧剧革命的战斗号角听不见了，建国以来毛主席对文

艺问题所作的一系列指示和批示被否定了，毛主席的光辉诗词和在《讲话》指引下出现的一批优秀作品被砍杀了。“四人帮”用偷天换日的阴谋手段，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伪造历史，充分暴露了他们称王称霸，为所欲为，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和党中央之上的狼子野心。

说八个革命样板戏是江青一手“培育”的，这是欺世盗名，贪天之功为江青所有。

革命样板戏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直接培育下产生的。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当革命样板戏这株新芽刚刚破土而出的时候，就立即从方向上给以热情的肯定。一九六四年，毛主席观看了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以后，亲切指示：“**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勉励革命文艺工作者沿着这条道路，坚持这个方向，披荆斩棘，乘胜前进。毛主席极其爱护革命样板戏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当江青擅自将《智取威虎山》改为《智取飞谷山》，将杨子荣改为梁志彤，放肆地破坏革命样板戏的时候，毛主席及时制止了她的阴谋，保证了革命样板戏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毛主席非常关怀革命样板戏的成长，亲自接见文艺工作者，从戏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到唱腔设计，都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例如对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毛主席指出：这个戏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主题，表现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和音乐形象。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沙家浜》的成长道路，也照亮了其它样板戏的成长道路。

革命样板戏是广大文艺战士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深入工

农兵的斗争生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创作和排练的成果。大家知道，样板戏据以改编的原作，全部出现在一九六四年以前。《沙家浜》的前身沪剧《芦荡火种》，《海港》的前身淮剧《海港的早晨》，《红灯记》的前身沪剧《红灯志》，是六十年代初的作品；《红色娘子军》的前身故事影片《红色娘子军》，是五十年代末的作品；《智取威虎山》和《奇袭白虎团》的最早京剧演出本，是大跃进年代的产物；而《白毛女》的前身歌剧《白毛女》，则是在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讲话》指引下产生的第一批优秀作品之一。这些早在一九六四年以前就已问世的作品，为后来革命样板戏的改编和提高，提供了基础。在样板戏加工修改的过程中，革命文艺工作者运用毛泽东思想认真地解剖了原作，分析了它们的优点和缺点，发扬其长处，弥补其不足，从戏的主题思想、英雄人物的塑造到音乐唱腔和舞台美术的设计，都作了反复的锤炼，细致的推敲，努力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革命样板戏的产生，凝结着广大革命文艺战士的汗水和心血。

文艺革命的胜利成果应该属于谁，这个问题本来十分清楚。江青欺世盗名，在革命样板戏上无耻地盖上"江记"的戳印，统统窃为己有。但是作了贼，总是有点心虚的。为了掩盖其盗窃罪行，江青不仅严禁样板戏标出"改编"的字样，而且倒打一耙，在创作上"劫货灭口"，把原作一概诬蔑为"坏戏"或"毒草"，甚至对原作者进行种种政治迫害。十几年来，作为革命样板戏改编基础的那些原作，一直被打在十八层地狱，严禁演出，也不许提及，谁稍有"违禁"，她就扣"帽子"、打"棍子"。江青害怕人们知道她窃取样板戏果实的心理，已超过了阿Q

害怕人家说他头上长癞疮，因而讳“光”、讳“亮”的程度。她不仅不许人们谈原作、谈改编，甚至不许人们谈论与样板戏有关的工农兵斗争生活。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剿匪斗争的同志在讲述故事中，因为语涉《智取威虎山》，竟被姚文元在他所控制的舆论阵地上点名，加上“破坏样板戏”的“罪名”，扣上了“政治扒手”的帽子。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但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完全背叛了这一重大原则。他们利用篡夺的权力，以“关心”文艺革命为名，行盗窃之实，把革命样板戏窃为私产，拚命捞取篡党夺权的政治资本。这种把文艺作为实现个人野心的“敲门砖”的人，不正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骗子手吗？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四人帮”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早有觉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 但是，阴谋家、野心家江青不仅毫无悔改之意，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党篡权活动。我们敬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代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这是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现在，“旗手”的画皮已被戳穿，政治扒手的嘴脸暴露无遗。“四人帮”身败名裂，已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打烂“四人帮”，百花竞开放。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光辉指引下，我国的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必将出现一个更加绚丽灿烂的局面！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剥江青“文艺革命旗手”的画皮

上海京剧团　仲巍华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关于影片《创业》的光辉批示公开发表了，我们的心情感到无比振奋。毛主席的光辉批示，剥去了王张江姚之流假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使我们清楚地看出："四人帮"是破坏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破坏党的文艺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罪魁祸首，是地地道道的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

长期以来，江青一帮在文艺领域称王称霸，为所欲为，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妄图把文艺作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他们明明是一伙对无产阶级文艺一窍不通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却要把自己打扮成"文艺革命旗手"，"京剧革命领导者"，"革命样板戏精心培育者"，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为他们阴谋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现在到了彻底剥开他们的画皮，彻底清算他们的反革命罪行的时候了。

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取得的，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没有毛主席，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革命样板戏。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以及《龙江颂》等戏的诞

生、成长过程，同样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就在党内资产阶级妄图把刚刚兴起的京剧革命扼杀在摇篮里的严重时刻，毛主席亲自观看了《智取威虎山》，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又一次观看了《智取威虎山》，并亲自修改唱词，为《智》剧的进一步提高指明了方向。许多工农兵也热情地为这个戏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可是，江青这个阴谋家、野心家，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在《智》剧定稿初期，别有用心地提出剧名要改，剧中人的名字从杨子荣到座山雕也要全部改掉。她打着不要写"真人真事"的幌子，却想把《智取威虎山》改得面目全非，以体现出这个戏是由她一手"培育"的，进一步确立其"京剧革命领导者"的地位，为自己树碑立传。毛主席、党中央及时识破了她的鬼蜮伎俩，使她的阴谋没有得逞。更不能容忍的是，江青一帮为了把样板戏作为篡党夺权的政治资本，还不择手段地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对《智》剧布景道具提出了意见，他们不理不睬，周总理连续提了三次，他们还是不改。一九六七年六月，毛主席观看了革命现代京剧《海港》以后，肯定了这个戏，并指出要在修改时写好敌我矛盾。而"四人帮"却大唱反调，在一九六八年《海港》进行修改时，强调要改中心事件，把方海珍写成造反派，并要加个犯走资派错误的区主任，把戏的主题改成造反派与走资派的斗争。后因剧组的编导、演员反对，认为这样写脱离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才重新把它改回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多次观看了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的电视转播和彩色影片，充分肯定了这个戏，并对这个戏的修改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为《龙》剧的加工提高，为文艺如何反映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指明了方向。但江青一帮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重要指示，阳奉阴违，拚命封锁，根本不组织力量去贯彻执行，使毛主席关于《龙》剧的修改指示，拖了四年之久，至今未能落实。也有些作品原来就有较好的基础，有的是别人搞出来的东西，但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拉过来，有的讲了几句话，有的根本没有沾过边，就盖上“江记”的印章，记在江青的功劳簿上。铁一般的事实证明，江青从来就不是什么“呕心沥血”培育样板戏，而是一贯处心积虑地破坏样板戏，她根本不是“京剧革命的领导者”，而是文艺革命成果的篡夺者。

江青还一贯以“文艺革命旗手”自诩，他们一伙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反对文艺革命”的大帽子，但事实上他们自己恰恰是封资修文艺的狂热鼓吹者，是反对文艺革命的罪魁祸首。江青在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的所作所为，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江青到大寨去，带了一大车从国外进口的黄色、反动影片，什么《海角情潮》，什么《魔鬼的心》、《鸽子号》，从三、四十年代的到七十年代的都有，每天晚上就钻在屋子里“欣赏”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有的影片，她反复看了多遍，有时专门要看其中的某些片断，真可谓百看不厌，崇拜得五体投地。在她的眼里，月亮也是外国的好，更何况是文艺，一副洋奴的嘴脸完全暴露无遗。她还以“研究”为名，特地从我团和北京以及上海其他文艺单位叫了一批文艺工作者，专门为她唱旧戏，奏古曲。只要她想听，马上就得唱，甚至她拍照，也要演员在旁边唱，为之“助兴”。听到得意之处，她也摇头晃脑地唱起来，简直整个灵魂都沉浸到这些封建主义

的黑货里面去了，真是丑态毕露。有一次，为招待出席会议的同志和大寨贫下中农，演员和演奏员同志准备了一台革命现代戏、革命歌曲的演唱节目和革命器乐演奏节目，节目单送到江青那里，被她彻底推翻，下令全部要改成演唱、演奏旧京剧和所谓的"古代词曲"，什么《珠帘寨》、《空城计》、《春闺梦》，简直越旧越好。琵琶弹一句《辕门斩子》，她当场喝彩；笛子吹一句《逍遥津》，她带头鼓掌。她还拚命向列车上的司机和工作人员宣扬这些东西。她说："我请你们听最好听的曲子。"看，在江青的心目中，"最好听"的竟是这些反映封建地主阶级思想感情的曲调，这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呢？孔老二把周朝奴隶主阶级的乐曲《韶》，说成是"尽善尽美"的，而江青则把地主阶级的乐曲捧为"最好听"，把外国资产阶级的腐朽影片视作"最好看"，她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是在走着孔老二通过文艺上的复古来实现政治上的复礼的老路。就在那次晚会上，我团一位同志唱了一段"词曲"，江青在台下大叫："唱得好，再来一段"；这个同志准备接着唱一段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唱段《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而江青竟然高喊："我不要听！我要听词曲。"这"不要听"三个字，充分暴露了江青极端仇视革命样板戏的反革命阴暗心理。毛主席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江青对封资修文艺顶礼膜拜，无比喜爱；对革命文艺恨之入骨，除之方快。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她坚持的是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撕去她"文艺革命旗手"之类五光十色的伪装，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拚命扼杀文艺革命的恶鬼本相。

江青一帮一贯标榜自己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英雄”。他们一方面叫嚷什么：“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组织无产阶级文艺队伍”；一方面却拚命强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他们不但自己过着极其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每一个毛孔和血管里浸透了肮脏的东西，他们还要腐蚀拉拢广大文艺工作者。江青打着“关心”的幌子，给人送衣料，送奇装异服等东西，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腐蚀文艺工作者。“合影留念”，更是她惯用的手法，既能以此来笼络“感情”，又可以为自己树立“威信”。他们大搞“请客吃饭”，任意挥霍劳动人民的血汗，拉拢文艺工作者，并恬不知耻地说：“这是当年慈禧太后吃饭的地方，用过的餐具”。看，他们多么向往地主头子、地主婆的生活！江青还以“参考”“借鉴”为名，把黄色电影推荐给我们一些文艺单位看，以此腐蚀人们的灵魂。他们鼓吹“一出戏主义”，大肆散布“业务第一”，只要有了嗓子，演了一个戏，就可以“一本万利”，“知名人士”的头衔接踵而至，“高级舒适”的住宅、“委员”、“代表”的待遇随之而来。正是“高官厚禄”，特殊待遇，应有尽有。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招鲜吃遍天”，又在“四人帮”手里死灰复燃。他们在文艺界大搞物质刺激，在革命文艺队伍内部扩大等级差别，大搞分裂活动，甚至“营养费”、“夜餐费”也分三六九等，不但各单位之间差别增大，而且就是在一个团内也是等级显明，各种津贴名目繁多。当群众对此提出意见时，他们就倒打一耙，说这是“攻击”，是“反对新生事物”，甚至给扣上“右倾翻案风”的帽子，加以镇压。江青这个“太上皇”更是暴跳如雷，恶狠狠地说：“还要给他们加”，妄图把一些文艺工作者培植成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

“四人帮”一伙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躲在高楼深院里关起门来剽窃人家的作品，也不准我们文艺工作者去深入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有时让我们搞些“蜻蜓点水”式的“深入生活”，借以装潢他们的门面。他们还常常以“排戏”，“提高质量”为名，把我们关进高楼深院，不让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使我们这样的文艺团体很难得到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演出的机会。

凡此种种，举不胜举。他们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通过在文艺领域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文艺工作者拖向修正主义的泥坑，为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篡党夺权，培植亲信，拼凑和组织队伍服务。他们的这种阴谋手段，完全是继承了林彪的那套“诱：以官，禄，德”的反革命伎俩。在他们的腐蚀毒害下，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流毒又重新泛滥起来，毒害着我们的文艺队伍。江青一帮所犯下的罪行，真是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多年以来，“四人帮”大搞分裂活动，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文艺阵地搞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江青下令，我们一些文艺单位的工作要定期向她汇报，不要向周总理汇报，并叫嚷什么“只能有一个中心”。老投降派张春桥更是露骨地说：“你们不能听别人的，只能听江青一个人的”，公然把他们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分庭抗礼，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狼子野心。“四人帮”曾企图把我们绑在他们篡党夺权的“战车”上，供他们任意驱使，然而，这只能是他们的痴心妄想。我们广大革命文艺战士，一定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

习毛主席的光辉批示，彻底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清算他们的滔天罪行，肃清其流毒，用战斗来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百花齐放的灿烂春天。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文汇报》）

江青扼杀革命文艺的罪证

北京仪表工业局　**刘宗明**

开设"帽子工厂"，倚势定人罪名，摧残扼杀，这是手中没有真理的反动派镇压革命人民的惯用伎俩。"四人帮"反党集团扼杀故事影片《创业》，便是他们进行的一次丑恶表演。

对于江青一帮煞费苦心给《创业》编造的所谓"十条罪状"，正如一名老工人指出的：纯粹是"鸡蛋里挑骨头"！这里，我们择其要者，稍加剖析，便可见其谬。

一条"罪状"曰：《创业》"显然有意无意地起到了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的作用"。根据是"影片中三次笼统的提到党中央和中央首长"。按他们的说法，由于影片《创业》取材于六十年代大庆油田会战，那时，窃踞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刘少奇还没有被揪出来，所以，"笼统"地提党中央，就是给刘少奇一伙涂脂抹粉。这种逻辑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大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工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大庆油田会战，始终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进行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国亿万革命人民心目中的党中央，从来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刘少奇之流，那里能跟我们无限热爱、无比崇敬的党中央相提并论？党中央就是党中央，根本不存在什么"笼统"不笼统提法问题。其

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江青的险恶用心在于攻击和陷害周总理。这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恰恰暴露了他们一伙根本否定建国以来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否定周总理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业绩。

再一条“罪状”曰:《创业》“较明显的存在着写活着的真人真事问题。片中主要人物的一些警句,有的是原话,有的是据原话稍加修改而来的”,还有其情节与现实生活中的某事相似等。这“罪状”简直叫人莫明其妙。文学作品中的某些警句,某个情节直接取之于现实生活,这也是“罪”吗?鲁迅先生说过:“小说也同绘画一样,有模特儿,我从来不用某一整个,但一肢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倘使无一和活人相似处,即非具体化了的作品……”而且,必须指出的是:《创业》的主要人物,取材于现实生活,但决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个真人的临摹,而是作者在长期深入生活的基础上,经过细致的观察、体验,遵照毛主席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反对这样一条创作道路,就是从根本上否定毛主席关于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的科学论断。

又一条“罪状”曰:《创业》中“主要人物的语言概念化。如华程的语言中,大量的生硬的使用了主席语录和国际歌的歌词”。这完全是诬蔑!《创业》中主要人物的语言不是什么“概念化”,而是非常“性格化”。就说华程吧,在处理问题解决矛盾时,不仅有他独特的方式方法,而且有他自己习惯的语言。例如:“大家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品头论足嘛”,“干部要有个婆婆嘴,整天在你耳边嗡嗡”等等。生动而又风趣。华程在讲

话中使用毛主席语录和国际歌的歌词，用得非常恰当。因此，它非但没有给观众一点概念化之感，而是对塑造华程这个久经考验、具有高度马列主义水平和路线斗争觉悟的老干部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还有一条"罪状"曰：《创业》"有很多地方表述不清，让人看不懂。"是的，江青一帮看《创业》确实"看不懂"。这一伙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对工人阶级的斗争生活一无所知，思想感情和工人阶级格格不入，"看不懂"《创业》倒也不足为怪。但是，广大工农兵群众不仅看得懂，而且看了入迷，看了一遍还想再看，都说看了影片感到很亲切，很动人。

值得指出的是：对影片《创业》扣帽子，打棍子，百般扼杀，只是江青一帮在文艺界的罪行之一。长期以来，这一伙野心家、阴谋家，狂妄地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疯狂破坏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他们在文艺界独断专行，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实行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扼杀了许多有生气的革命文艺作品，严重阻碍了文艺革命的发展。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通过《创业》及时地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批评。但是，这一帮丧心病狂的家伙，竟对毛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顽固对抗，严密封锁，任意歪曲，真是狂妄到了极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采取英明果断措施，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为党锄了奸，为国除了害，为民平了愤，也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扫除了最大的"拦路虎"，人心大快，好得很！我们深信：今后，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英明领导下，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必然更加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必然更加百花盛开，绚丽多彩。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

撕掉"白骨精"的一张骗人画皮

曾公楚

知道"三打白骨精"故事的人都记得，白骨精为了吃人，千方百计地披上迷人的画皮。当代"白骨精"江青，也精于此道。她为了实现篡党夺权、当现代中国"女皇"的野心，给自己披上了一张张骗人的画皮，其中一张最能骗人的画皮，就是所谓她"代表毛主席"。她自封为毛主席的"学生、战友"和"代言人"，到处发信件、送材料、写"批示"、作报告，张口闭口她"代表毛主席"如何如何，把自己打扮成传达、解释毛主席指示和意图的"权威"。她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插手中央机关、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插手军队，插手地方，到处发号施令，在各种场合训人整人，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甚至对中央领导同志搞突然袭击，捏造罪名，蓄意陷害。现在真相已经大白，凡此种种，她都是背着毛主席干的，是毛主席所深恶痛绝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江青是深知其人的，十年前就告诫她：**"人贵有自知之明"**，要她**"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但是，江青对毛主席的话充耳不闻，反而大耍两面派，继续打着"代表毛主席"的幌子，招摇撞骗，为非作歹。毛主席洞察一切，戳穿了江青的阴谋诡计，对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主席明确讲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一九七四

年十一、十二月，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主席还明确指示江青不要多露面、出风头，不要乱批东西，不要送什么材料，不要搞宗派，不要搞四人帮。毛主席还多次提醒中央负责同志要注意江青的言行。可是江青毫无悔改之意。在毛主席生病期间，她伙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更加肆无忌惮，上窜下跳，四出游说，煽风点火，蛊惑人心，攻击华国锋同志和党中央，大干篡党夺权的勾当。毛主席逝世以后，江青和王、张、姚一伙认为时机已到，加紧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他们伪造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大造反革命舆论，企图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与此同时，江青还秘密策划授意炮制所谓刘邦死后，吕后是怎样按刘邦既定方针办的反党黑文，准备粉墨登台。江青打着“代表毛主席”的旗号，到底要干什么，至此已暴露无遗了。

“**打着别人的旗帜**”，为的是“**偷运自己的货色**”（《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一六页）。江青披着“代表毛主席”的画皮，伙同王、张、姚结成“四人帮”，干尽了坏事。在政治上，她打着“代表毛主席”的旗号，践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以“左派领袖”自居，挑动资产阶级派性，提出“文攻武卫”，搞“全面内战”，要“揪军内一小撮”，妄图毁我长城。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搞“三箭齐发”，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妄图借批林批孔之名，攻击和陷害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她直接对抗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党中央的方针和部署，私自召集会议，另搞一套，

要层层揪"代理人"，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妄图把地方搞乱，把军队搞乱。在文艺工作方面，她公开对抗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扼杀电影《创业》等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革命文艺作品，破坏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在组织上，她施展林彪"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的同一手法，排斥异己，结党营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打击、排斥、陷害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和群众。她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猖獗；大肆兜售封、资、修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鼓吹"三名三高"，毒害革命群众。总之，江青和王、张、姚一伙推行的是一条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直接对抗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条极右的路线。他们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篡党夺权，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把毛主席毕生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毁于一旦。江青那里是什么毛主席的"学生""战友""代表"，分明是彻底背叛毛主席，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耻叛徒！是祸国殃民的人民公敌！

令人无比愤慨的是，今年九月初，毛主席病重期间，江青竟然兴高采烈地窜到大寨去"休息"。走时乘坐专列，还带上乘骑的马匹，用卡车运去大批进口黄色影片，运去花草，肆意寻欢作乐。毛主席病危，中央通知她紧急返回，她无动于衷，迟迟不动身；途中又说又笑，大打扑克，大摆筵席。陪同的同志对此十分愤慨，她却说这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兴趣"！江青的心肠真比蛇蝎还毒。毛主席逝世，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无比悲痛，无限怀念毛主席，亿万人民热切希望保存

毛主席的遗体，但是，江青竟然大要阴谋，破坏保存毛主席遗体的工作。她公然声称自己不参预毛主席的后事。江青仇恨毛主席，背叛毛主席，其狰狞面目，此时此刻，赤裸裸地显露出来了。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江青妄图披着“代表毛主席”这张画皮，欺世盗名，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到头来，只能是一枕黄粱。出了“白骨精”，出了“四人帮”，无损于我们党的一根毫毛，无损于红太阳的灿烂光辉。尽管江青盗用毛主席的名义为非作歹，猖狂一时，但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果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白骨精”江青同刘少奇、林彪之流一样，遗臭万年，永远为革命人民所唾骂，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解放军报》）

江青的女皇梦与吕后的篡权术

洪信 通苑 郑斌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生前，曾经对华国锋同志讲过刘邦临终时看出吕后和诸吕叛国篡权的故事。毛主席的话，语重心长，意义深远，锋芒直指现代中国的吕后——江青及其一伙。毛主席的话，深刻表达了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和殷切期望。华国锋同志对于毛主席的话，铭记不忘，忠贞不渝，领导全党迅速地实现了毛主席的遗志。

汉高祖刘邦临终时，看出吕后飞扬跋扈，野心勃勃，诸吕结成死党，还有一批反动儒生为虎作伥，吕家帮"羽翼已成"。这帮人为了篡权，对外媚敌投降，对内残酷迫害功臣老将。刘邦病危时，叛将卢绾勾结匈奴奴隶主入侵中原，刘邦令樊哙带兵抗击。吕氏的党羽樊哙，不顾大敌当前，一味拥兵观望，窥测朝廷内部动向，与吕后企图杀尽大臣的篡权阴谋遥相策应。刘邦对此深有觉察。他命令老将周勃等处决樊哙，夺回兵权，以削除吕后爪牙；他对丞相继任人选作了安排，防止诸吕窃取要职；他称赞周勃为人"厚重"，"可令为太尉"，掌握兵权，并断言"安刘氏者必勃也"。刘邦预见到诸吕乱天下的危险，他郑重地与诸大臣喋血盟誓，要大家防止吕后和诸吕篡权。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讲这个故事，就是借古喻今，要华国锋同志警惕

和防止江青这样的吕后式的人物篡权。

江青与吕后，虽然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但却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吕后精通篡权术，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阴谋篡夺王位的皇后。江青为了篡权，大讲吕后，大吹吕后，大学吕后，挖空心思地把吕后树为效法的样板，妄想作现代中国的吕后。

吕后为了篡权，大搞宗派。她残酷迫害功臣老将，以扫除篡权的障碍；她竭力扶植亲信，封诸吕为王，为自己增添羽翼。江青把这一套全学过来了。她不顾毛主席的多次严厉警告，仍然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一帮，搞四人小宗派。她不管什么人，只要投其所好，顺其所为，粗腿抱得紧，马屁拍得响，"报告"打得勤，谎话说得多，就委以重任，让他们平步青云，鸡犬升天。反之，谁如果妨碍她篡权，阻止她作恶，她就对你狠下毒手，横加迫害，或把你挂起来，长期靠边，或把你放下去，监督劳改，或捏造罪名，置于死地。她经常歇斯底里大发作，今天定这个是"叛徒"，明天判那个是"特务"，翻云覆雨，横行霸道，较之当年的吕后，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吕后为了篡权，大搞阴谋。刘邦死时，她与自己的亲信审食其密谋杀尽大臣；惠帝死时，她趁机让自己的家族吕禄、吕产任上将军等要职，篡取兵权；直到她临死前，还密令诸吕"拥兵卫宫"，待机"发乱"，先发制人，准备策动武装政变。江青也把这一套搬过来了。她抓住各种时机，接过种种革命口号，一浪接一浪地展开篡权活动。文化大革命中，她煽动"全面内战"，鼓吹"打倒一切"，阴谋把水搅浑，妄图乱中篡权。批林批孔中，她大搞"三箭齐发"，含沙射影地叫嚷要抓"大儒"，抓"现

代的儒”，抓“党内的儒”，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江青又伙同狗头军师张春桥等，到处砸“土围子”，揪“民主派”，兜售以反经验主义为“纲”，妄图把有革命经验的老干部统统打下去，任凭他们篡党夺权，胡作非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以后，江青又大搞“上挂下连”，上揪“总根子”、“总代表”，中揪“急先锋”、“黑干将”，下揪“在各地的代理人”，帽子满天飞，棍子四处打，恨不得把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同志一网打尽，以便他们另立一个伪中央，自成一个帮天下，把马列主义的党变成以江青为头子的修正主义的党。

吕后为了篡权，大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她为了用外力钳制国内的反对派，篡权前利用樊哙观望纵敌，篡权后执政十五年，面对匈奴奴隶主多次进犯，从来不敢发兵抵抗，甚至面对敌人的侮辱，仍然卑词厚礼，谢罪求和。江青为了篡权，也充当了彻头彻尾的洋奴才。在帝国主义洋大人面前，她百般献媚，曲意逢迎，低三下四，摇尾乞怜，种种崇洋媚外的丑态，令人作呕。她还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真是寡廉鲜耻，无耻之尤，实为中华民族的败类。

吕后明明是个大阴谋家、大野心家，是刘邦法家路线的背叛者，江青却打着“评法批儒”的幌子，硬要把吕后吹嘘成“伟大的封建政治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法家”。江青明明是个女皇迷，疯狂迫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她却恬不知耻地标榜自己是毛主席的“战友”和“学生”。江青的一系列丑恶表演，多么象恩格斯在揭露巴枯宁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位道貌岸然的君子到处把自己打扮成国际的最忠诚的先进战士，暗地里却**

密谋篡夺整个领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第四九九页)。

江青为了效法吕后,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女皇”,真是费尽了心机,使尽了力气。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四届人大召开前夕,中央正酝酿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人选问题。江青一伙认为这是一次篡权的极好时机,于是,他们一面策划于密室,由江青当后台老板,秘密“组阁”;一面上窜下跳,摇唇鼓舌,大肆吹捧古代的皇后和女皇,为江青做现代的中国“女皇”大造反革命舆论。从六月到十月,江青活象个热锅上的蚂蚁,走天津,窜大寨,跑北京,又是接见,又是参观,又是开会,又是抓点,接二连三地鼓吹:“吕后是伟大的封建政治家”,“要作为单独一条,突出宣传”;“萧太后了不起”;“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要宣传一下”;西太后“名曰太后,实际是女皇”;“武则天当皇帝”“大得人心”。她还露骨地叫嚷:“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妇女也可以当总理”,“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甚至在外宾面前,她也不知羞耻地吹嘘“我是当然的接班人”。一次会上,有人说发现了吕后的玉玺,她惊喜若狂:“是真的?在哪里?快拿来看!这很重要!”一个亲信给她仿制了一套武则天的龙衣,赢得她格外的欢心。请看,这个自供是“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的江青,此时是何等的得意忘形,何等的踌躇满志,仿佛马上就可以手捧吕后的玉玺,身披武后的龙衣,爬上金銮宝殿,南面称孤了。

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江青及其一伙认为良机已到,他们弹冠相庆,加紧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他们倾巢出动,指挥党羽,举起屠刀,向无产阶级猛扑。他们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抛出《永远

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恶毒攻击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公然发出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他们叫嚣要与无产阶级"决一死战"，"血战到底"。大野心家江青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对于她授意整理的"刘邦死后，吕后是如何按既定方针办的"材料，赞不绝口地说："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江青的这个"意思"很明白，那就是：她眼看就要当女皇了，无产阶级的天下马上就要变成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帮天下了。可是，事与愿违，他们的如意算盘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揭露和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功劳归于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归于英明的领袖华主席，归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早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以后不久，毛主席就及时提醒和勉励一些老同志，当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时候，要他们象周勃安定汉天下那样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言简意深地指明了当代的吕后篡党夺权的危险。时隔不到一年，毛主席针对江青要"组阁"，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四人帮"的反党阴谋，正是毛主席识破的；解决他们问题的决心，正是毛主席定下的。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忠实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率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奋起千钧棒，打烂"四人帮"，为中国革命建树了伟大的历史功勋。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当年的吕后，固然是白骨一堆；今日的江青，依然是一堆精生白骨。"四人帮"反党集团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妄想作现代中国的吕后的江青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这正是："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解放军报》）

江青与吕后

徐　逊

历史是无情的，谁嘲弄历史，篡改历史，必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搞破坏活动。他们一不批林，二不批孔，却将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大批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他们肆意歪曲和篡改历史，百般美化许多帝王将相，借古喻今，为他们自己树碑立传，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制造反革命舆论。

在他们所说的法家人物中，江青特别看中了吕后（刘邦的妻子吕雉）。她到处吹嘘，说什么"吕后也是个法家"，说吕后"是个伟大的封建政治家"，"了不起"，说她"不仅贯彻了刘邦的法家政治路线，而且贯彻执行了法家的组织路线"，等等。《法家人物介绍》最初发表的时候没有把吕后单独列出来，只在介绍刘邦的一条里附带提了一笔，江青很不满意，说"吕后要作一条单独宣传一下"。于是，为"四人帮"效劳的梁效、罗思鼎之流，纷纷上阵，抛出一篇篇文章，为吕后歌功颂德，要把她打扮成一个无比伟大、无比英明的女皇帝。

可惜，史书上对吕后虽有"佐高祖定天下"的赞语，但并无实际内容，是虚美之辞。具体提到吕后这个"法家"功绩的地

方实在太少，这可难煞了那班"秀才"，不得不挖空心思来制造吕后的"丰功伟绩"。

罗思鼎在《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一文中写道："从军事实力讲，刘邦远远不是项羽的对手，屡战屡败，几乎全军覆灭，但最后却越战越强，一个重要原因是关中人民的支持。关中在吕后、萧何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建设，成为支援前线的根据地，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人力和物力。"你看，如果没有吕后领导关中，刘邦就只能垮台了，吕后的功劳岂不"伟"乎哉！

关中对前线的支援，是不是真有其事？是有的。关中根据地的支援对于刘邦取得胜利，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刘邦曾经说过："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刘邦是把这项功劳记在萧何名下的。既然以"历史权威"自居的罗思鼎硬要把这项功劳记在吕后帐上，我们不妨查查历史，看吕后在楚汉相争那几年，究竟干了些什么。

公元前二〇九年，刘邦在沛地起兵反秦，吕雉留在家乡，没有出来。公元前二〇五年，项羽在彭城大破汉军，刘邦带了几十个人逃出来，要到沛地去接家属；可是他的父亲和老婆已经逃走了，半路上被楚军抓去，留在项羽营里，当了二、三年俘虏。到公元前二〇三年，楚汉以鸿沟为界议和，项羽才将吕雉和太公送还刘邦。直到这时候，吕雉才和刘邦在一起。她有没有到关中去？史书没有记载。但从吕雉回汉以后，仅只有三个月的时间，项羽就在乌江自杀，刘邦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楚汉相争的重要时刻，吕雉在项羽营里当俘虏，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史学界的"南霸天"罗思鼎，却说她那时候在关中领导萧何为刘邦建设根据地。这样不顾事实，颠倒黑白，恐怕连

那个说“历史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女孩子”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者胡适，也要自叹不如了！“四人帮”一贯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功，把别人的成绩统统归于自己，他们把萧何的功劳记在吕后帐上，把吕后捧上天，不就是为了把江青捧上天吗！

梁效、罗思鼎这伙历史的伪造者们大肆鼓吹吕后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说她“不仅贯彻了刘邦的法家政治路线，而且贯彻执行了刘邦的法家组织路线”；说在刘邦死后，吕后统治时期，“久经考验的法家人物都受到了重用，被安排到关键的领导岗位上。这就使得中央有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保证了法家路线不致中断。它对巩固政权有着重要的意义。”

既然他们这样宣传，我们也打开历史，讲点刘邦死后吕后做了些什么的故事吧。

史书记载，刘邦临死的时候，吕后和刘邦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 “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史记·高祖本纪》）

梁效、罗思鼎根据这段话大做文章，他们说：刘邦死后，吕后完全遵照刘邦的遗言，重用曹参、王陵、陈平、周勃这些法家人物，因此组成了一个“法家领导集团”，“保证了法家路线”。

事实是这样的吗？请看历史：

公元前一九五年，刘邦刚去世，吕后就迫不及待地要篡权，她秘不发丧，阴谋一举杀害辅佐刘邦的功臣宿将。只是因

为当时陈平、灌婴带兵十万守在荥阳，周勃帅二十万大军在代地，她不敢发动。

萧何死后，曹参当丞相，他不敢得罪吕后，只好日夜在家饮酒，做了三年不干事情的丞相。

公元前一八八年，刘邦的儿子刘盈(惠帝)死，吕后找了一个小孩子当小皇帝，她自己"临朝称制"，当起皇帝来了。她还不放心，就指使人对当时的丞相王陵、陈平说：惠帝没有成年的儿子，太后怕你们，你们如果请太后任用她的侄子吕台、吕产、吕禄当将军，掌握禁卫皇城的南、北军，让吕氏家族进宫掌权，太后才可以心安。王陵、陈平只好依从。从此，吕氏篡夺了军政权力。

这样还不够，吕后要封她的侄子做王。右丞相王陵反对，他说，高祖曾杀了白马立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现在要封姓吕的为王，就是违背了高祖的盟约。吕后很不高兴，就不让王陵当丞相。陈平虽然当了右丞相，吕后另派她的宠臣审食其当左丞相。审食其和吕氏家族专权，"陈平患诸吕，力不能制"，只能挂个空名。吕产、吕禄等掌握了军权，让周勃当个空名太尉。

他们说的法家人物曹参、王陵、陈平、周勃，在吕后统治下的实际遭遇就是这样。

吕后排斥了刘邦旧臣，大封吕氏，封诸吕为王，连她的妹妹吕媭也封侯，完全违背了刘邦立下的"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的盟约。公元前一八〇年，吕后病重，安排后事，让吕禄为上将军，掌握北军，吕产掌握南军。临死，吕后还不放心，再三叮嘱吕产、吕禄，要他们一定牢牢掌握军权，一步也不要离

开，连送丧也不要去，以免大权被人夺去。她死后还留下遗诏，让吕产当相国。这样，就造成了上将军吕禄和相国吕产掌握了军政大权的局面。刘家的天下眼看就要变成吕家的天下了。

就在这样岌岌可危的时候，太尉周勃和丞相陈平以及朱虚侯刘章定计，一举夺取了吕产和吕禄的军权，消灭了诸吕，恢复了刘家天下。刘邦临死前所说的"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得到了证实。这也就说明刘邦临终前已经看出吕后要篡权，他把希望寄托于周勃，要他安刘家天下。周勃没有辜负刘邦的期望，完成了这个重要的任务。周勃就是这样一个人。诡计多端的江青，竟然指定梁效写文章，专门讲周勃是如何支持吕后当皇帝的。如果"四人帮"垮台得晚一些，那批为他们舞文弄墨的文人，是会炮制出那样一篇绝"妙"的文章来的。

什么吕后执行的"法家政治路线"，原来就是这么一条篡权夺位的政治路线；什么吕后执行的"法家组织路线"，原来就是这么一条重用吕氏、排斥刘邦功臣的组织路线。吕后加上吕产、吕禄、吕通，也可以说是二千多年前的一个"四人帮"吧。

江青一心想把二千多年前吕后的篡权活动，乔装打扮，说成是正确的"法家路线"；这无非是借古喻今，自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我们看看历史记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就可以把她的画皮剥掉，还她本来面目——她就是妄图篡党夺权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加紧进行篡党夺权活动，江青要梁效编写"吕后按刘邦既定方针办"的资料和文章，为她上表

劝进。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四人帮”的阴谋和野心早已有所察觉。就在江青大肆宣扬吕后的时候，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语重心长地讲了刘邦临终时看出吕后必将篡权夺位的故事。华国锋同志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革命事业面临严重危险的关键时刻，下了立即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华国锋同志真正无愧为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英明领袖！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吕后的幽灵与江青的野心

楚 亥

“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野心勃勃，阴险狡诈，早就做着皇帝梦，妄图篡权窃国。为了制造反革命舆论，她“**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抬出历史上的女皇帝，从吕后、武则天到那拉氏（慈禧），一一吹捧，不遗余力。尤其是那个刘邦死后叛国篡权的吕后，合乎江青的政治需要，她更加着力渲染和吹捧。

江青吹捧吕后，是同“四人帮”大搞篡党夺权的步伐紧密配合的。大体上有过两次高潮。我们来看看这个时间表。

第一个高潮，是在一九七四年夏季以后，中央正准备召开四届人大。“四人帮”认为是篡党夺权的好机会，四出活动，大造舆论，准备粉墨登场。正是这个时候，江青打着评法批儒的幌子，大捧吕后。

六月十四日，江青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吕后了不起，她对汉高祖刘邦的事业起了很大作用”。“汉高祖死后，天下大乱。吕后掌权，又重新统一了天下。吕后主要是执行法家路线，是汉高祖的路线”。还说：“吕后要做单独一条突出宣扬一下。”

六月初，《北京日报》编辑部请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一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六月十五日，发了第一版，署名谷滋（即古代史资料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认为有机

可乘，立即指使“四人帮”的舆论工具“梁效”接收过来，垄断这个栏目。据“梁效”说，谷滋搞不了，只有他们才能领会“上边”的“精神”。

六月十八日，江青在天津讲话，突出宣扬吕后。江青说：“吕后是法家”，是“伟大的封建政治家”。

六月十九日，《法家代表人物介绍》在报上发第二版，在《汉高祖刘邦》一条中讲了一段吕后。江青对于没有单独突出吕后大为恼火，竟然不顾历史顺序，下令下一版第一个要出现吕后，否则就不准出版。秉承这个旨意，“梁效”马上炮制出以《吕后》为头条的第三版。这一版没有在报上登出，后来全部内容在他们控制的一家学报上发表了。

八月初，江青看到一份报上介绍出土了一颗吕后的玉玺，就在一个会上，连声称赞：“这很重要”，要有关部门抓紧查清。

在江青的指使和鼓动下，一时间报刊上出现了不少宣扬、吹捧吕后、武则天的文章和借讲儒法斗争史宣扬吕后的资料。在一阵紧锣密鼓声中，他们公然跳出来向党伸手。“四人帮”背着中央政治局，私自派王洪文去见毛主席，告周总理的状，遭到毛主席痛斥。他们贼心不死，江青又托人向毛主席转达她的意见，要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严厉批评江青和“四人帮”，不准江青“组阁”，当后台老板。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评，江青和“四人帮”其他成员阳奉阴违，暂时“韬晦”，暗中“磨我的剑”，等待时机。

今年，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四人帮”眼看篡夺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大肆活动，加快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步伐。就在这时，江青再一次刮起吹捧吕后的妖风，掀起第二个高潮。

八、九月间，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江青布置她的亲信赶快找人搞一个材料，讲刘邦死后“吕后是怎样把各个诸侯王一个一个搞掉的”。

八月二十八日，江青窜到小靳庄，大讲“母系社会”，说什么将来“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以后，“四人帮”变本加厉，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利用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大加宣传，妄图推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同这个阴谋相配合，江青布置她的亲信以及“四人帮”的舆论工具“梁效”分别赶写《刘邦死后，吕后如何按刘邦的既定方针办》、《刘邦死后，他的既定方针是怎样传下去的》，以及《周勃是如何支持吕后的》等毒草文章和资料，要他们“用西汉的历史多做文章”。

九月下旬到十月初，江青这个“怕冷怕热怕出汗”的野心家四出活动，大露头角。她多次窜到清华大学和其它地方，大讲女皇帝。在这些地方，江青口出狂言，恶毒攻击、贬低伟大领袖毛主席，突出吹嘘抬高自己，接见照像，请客送礼，题字留名，赠苹果，送材料，笼络人心，收买打手。她的一个亲信的话给江青的这些表演亮了底，此人吹捧说：“江青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来到清华，具有重大的意义”。“江青作出了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主席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榜样”。她的

心腹还到处组织、勒令群众给江青写“慰问”信，以示“劝进”、“拥戴”。他们得意忘形，扬言要准备庆祝他们的“盛大节日”。一时间弄得乌烟瘴气，乱哄哄，你吹我捧闹登场。

恩格斯说：**“野心就是一切虚伪和谎话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六四九页）又说：**“由于资产阶级的性质，由于它存在的条件，它特别捏造了一切商品；它也捏造了历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第二四六页）江青不学无术，信口雌黄，她袭用胡适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老谱，肆意歪曲历史，宣扬的完全是一个假吕后。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历史上的吕后是一个隐藏在刘邦身边，惯于施毒计、搞残杀，阴谋窃国篡权的野心家。她利用权势，安插亲信，同诸吕结成“吕家帮”，大搞窃国篡权的阴谋活动。刘邦一死，“吕家帮”更加有恃无恐，搞分裂，杀功臣，一反刘邦的路线。他们互相勾结，为所欲为，朝廷内外，怨声载道，执行的完全是一条分裂、倒退的路线。吕后执政的十几年，种下了全面分裂的祸根，中央集权遭到削弱，造成了西汉政权的严重危机。只是后来在周勃等的率领下，一举全歼“吕家帮”，才使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得以巩固。江青所谓吕后“对汉高祖刘邦的事业起了很大作用”，吕后“执行刘邦路线”云云，不过是**“科学上的招摇撞骗”**而已。

江青歪曲历史、吹捧吕后，是为了效法吕后，**“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三页），妄图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重演吕后篡权叛国的故伎。她大肆宣扬“吕后如何按刘邦的既定方针办”，把“吕家帮”的倒行逆施统统说成是刘邦的“既定方针”，就是为了替

“四人帮”伪造“既定方针”这个大阴谋制造历史的根据。这样他们就可以效法吕后，以“背叛”既定方针的罪名把一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同志打下去；他们还可以把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一套统统说成是“既定方针”，打着“正确路线”的旗号，肆意篡改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是事实是无情面的东西，它将一切谎言打得粉碎。江青多次说：“学历史就是要搞点历史经验，古为今用”。她的所谓“古为今用”，不就是歪曲历史，召唤亡灵，为她篡权窃国大造舆论吗？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生前曾经语重心长地对华国锋同志讲过，刘邦临终时，看出吕后和诸吕叛国篡权的故事。敬爱的华国锋同志铭记毛主席的嘱托，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在毛主席逝世，王张江姚“四人帮”迫不及待地篡党夺权，革命事业面临严重危险的关头，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的阴谋，实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愿，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这场惊心动魄斗争的辉煌胜利证明，敬爱的华主席不愧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最可靠的接班人，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英明领袖。

机关算尽谋帝位，一枕黄粱梦不长。“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已经被粉碎。**“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继承毛主席遗志，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北京日报》）

以关心妇女为幌子的女皇复辟经

八一八七五部队　东　勤

反革命野心家江青，长期以来装出关心“妇女解放”的样子，打着“为妇女争权”、“提高妇女地位”的幌子，到处游说，大放厥词。只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江青念的，完全是为她妄想当现代中国女皇帝服务的一套篡权复辟经。

“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这是江青气势汹汹叫嚷的荒谬论点之一。这是在关心“妇女解放”吗？否！马克思主义在谈到妇女解放问题时，总是首先强调妇女受压的阶级根源。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无产阶级包括广大劳动妇女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都受剥削阶级残酷统治和压榨。尤其是广大劳动妇女，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重重束缚和压迫，被踩在社会的最底层，世世代代做附庸和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列宁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私有制“**使劳动者事实上处于贫困的、雇佣奴隶的地位，使妇女处于受双重奴役的地位**”（《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七一页）。毛主席也着重指出：“**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这不但深刻指

出广大劳动妇女受压迫的阶级根源，而且也为妇女解放指明了根本途径：消灭私有制，推翻剥削阶级及其思想的统治。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广大劳动妇女的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紧密相联。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广大劳动妇女的解放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阶级的妇女要求得解放，必须同整个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一起，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斗争，必须和本阶级的男子团结在一起，并肩战斗，去夺取胜利。而江青却把妇女解放歪曲为"女的"同"男的"斗，甚至公然否认人的阶级性，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一六〇页)的教导，胡说"在生产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粗暴的践踏，其目的就是妄图搅乱阶级阵线，削弱无产阶级的力量，使广大劳动妇女永远陷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江青装着为妇女"请命"的样子，口口声声要"女的"来管理，她是指广大劳动妇女吗？根本不是。她所说的"女的"，不过是象她这样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的代名词而已。让这样的"女的"来"管理"，广大劳动妇女已经取得的解放就要付之东流，祥林嫂的历史悲剧必将重演。这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妇女绝对不能答应的！

江青还在提高妇女地位的幌子下，喋喋不休地大讲"母系社会"，胡说什么："氏族社会是女人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也是女的。"这是在讲历史吗？不！这是在颂古非今，妄图挑拨广大劳动妇女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达到她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母权制是原始社会发展中的一

个阶段，当时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男子只能出外捕鱼打猎，收获很不稳定，而女子从事采集和原始农业，则是比较可靠的生活来源，因此女子在原始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人们只知道谁是孩子的母亲而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因此，亲属关系只能依照女系，而不能依照男系来算，这就是母权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九页）恩格斯强调指出：**“一切蒙昧民族和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民族，实际上都是这样”**（同上第三七页）。显然，母权制并不是妇女的解放时代，并不象江青所讲的那样妙不可言。母系社会处于人类社会的童年时代，那时整个人类都还处于蒙昧和野蛮状态，妇女能有多少“自由”可言？江青大讲母系社会，不过是象儒家宣扬远古人类处于最理想的黄金时代一样，是麻痹劳动人民革命斗志的精神鸦片，是复古的论调。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广大劳动妇女彻底解放的可靠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铲除了劳动妇女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根源，使广大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翻了身。男尊女卑、轻视妇女等剥削阶级观念受到批判，大批妇女干部茁壮成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班子中妇女都占有一定的比例。在工农业生产劳动中，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广大劳动妇女，打掉了自卑感，英姿飒爽，斗志昂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着“半边天”的伟大作用。事实雄辩地证明，**“能够把妇女从这种地位中拯救出来的只有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一六三页）。**“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中国广大劳动妇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深深体会到，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没

有广大劳动妇女的今天。而江青对这些却别有用心地胡说什么“现在不合理”,“都是大男子主义”,并大谈母系社会如何如何好,充分暴露出她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妄图拉社会倒退的狼子野心。但是,人类怎么能退回到原始社会去呢?江青妄图拉历史车轮倒转,不过是一枕黄粱梦。

“女的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有女皇。”这是江青所谓提高妇女地位的“最精彩”的论述,它彻底暴露了这个满口提高妇女地位,实则梦想当中国女皇的野心家的狼子野心。长期以来,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江青,伙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反革命“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毛主席洞察一切,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江青要作党的主席,她要搞的就是她那个“有女皇”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倒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去。为了实现篡党夺权,在中国当“女皇”的反革命野心,江青作了何等丑恶的表演!她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指令文艺创作要多写“女主角”,为她这个“女皇”上台鸣锣开道;她借讲儒法斗争史之机,自比武则天,并且大讲什么“刘邦死后,他的妻子吕后专政”,表达了她决心效法吕后篡权篡国的野心。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这个一心要当女皇帝的野心家再也按捺不住了,便和他们那个“四人帮”一起施阴谋,展诡计,摆开架势,准备粉墨出场了。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袁世凯称帝,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很快就呜乎哀哉。林彪投靠苏修的核保护伞,妄

想在中国做儿皇帝，结果折戟沉沙，死无葬身之地。今天，江青步她前辈的后尘，妄想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女皇”，也只能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可耻可悲的下场。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解放军报》）

江青鼓吹“母系社会”的狼子野心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谷　玖

拉大旗作虎皮，借革命以营私，这是“四人帮”反党集团惯用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一旦他们以为有隙可乘，便利令智昏，卸下伪装，凶相毕露，赤膊上阵。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四人帮”幸灾乐祸，以为时机成熟，便迫不及待地加紧策划篡党夺权。江青这条毒蛇，更是东溜西窜，八方奔走，摇唇鼓舌，狂喷毒液。明明是不学无术的草包、蠢驴，偏偏要装扮为博古通今的学者、权威。她喋喋不休地侈谈“历史上有过母系社会”，胡说什么“将来的社会，男的要让位，由女的来管理国家”。似乎她所谓的“女人掌权”，自古有之，而她的篡党夺权，也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了。这种用歪曲历史来为“女皇登基”制造“根据”的卑劣手段，充分暴露了她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所谓“母系社会”即是“女人掌权”，这纯粹是热昏的胡话。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根本不存在江青所臆想的那种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女人独揽统治大权的事实。通常所说的“母系”，只不过是指原始公社制度下世系以女系来计算的历史现象。而当时社会的基本状况，则是生产力尚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人们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他们以血缘为纽

带，以氏族为单位，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没有剩余劳动，也就没有阶级和剥削。妇女担负着极其繁重的社会劳动，受到人们的高度尊敬，她们可以和男子一样担任氏族首领，但并不要求任何特权。氏族成员之间，**“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九三页）根据考古学研究并结合民族学的资料，充分说明古代氏族酋长的职务，既不是把男子排斥其外而由女性所独占，更不意味着女人对男人的指挥与驱使。江青的梦呓，完全是资产阶级权势狂绞尽脑汁的凭空捏造，是按照她自己的丑恶灵魂对历史的恶意歪曲。

江青胡说什么男人要让位，女人要掌权，竟然用人类性别的区分来解释政权的易手，真是荒唐到了极点。无论用这种反动谬论来囊括古代的历史，还是勾划未来的社会，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可耻背叛。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类社会从私有制确立以来，便分化为对立的阶级。几千年来的文明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在阶级社会里，一部分人的掌权和另一部分人的无权，只能是阶级对阶级的压迫，阶级对阶级的专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列宁：《国家与革命》，第八页）。在古代历史上，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不管其性别如何，他们都是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实行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专政。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归根到底，是渊源于少数剥削者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使劳动人民翻身作了主人，劳动妇女才得到政治上的解放。在“将来的社会”里，同

样不存在国家政权在不同性别间转手的问题。只要还存在国家政权,只要社会的权力是被一部分人所掌握,这个社会便只能是阶级的社会，这种权力也只能是阶级的专政。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对于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由于阶级和国家都已消失，全体人民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真正的男女平等随着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得以实现,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男人要让位,女人要掌权。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江青的论调之荒唐，就连最反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也要相形见绌。它的反动实质，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篡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则,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妄图实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江青他们那个"四人帮",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那里有什么男女之分;他们镇压无产阶级,围剿革命群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又何曾有什么男女之别。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狂热鼓吹"女人掌权"，说穿了,就是要由她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来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就是"朕即党"。他们一伙梦寐以求的"将来的社会"，是地主资产阶级血腥统治和镇压人民的法西斯专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无论男女老少,统统都要被他们重新推入苦难的深渊。这个凶残歹毒的白骨精，撦着近年来发

现的所谓“吕后印玺”，披上武则天时代的奇装异服，专横跋扈于党和人民之上，做尽了当代“女皇”的黄粱美梦。伟大领袖毛主席明察秋毫，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愿，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复辟阴谋，“女皇”的狂梦彻底破灭了，江青及其同伙落得了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恩格斯指出：**“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二四七页）。江青大做其“女皇”狂梦，“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决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充分表明他们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代表了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具有没落阶级的垂死、腐朽的一切特征。“女皇登基”，“四人帮”上台，就是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也就是法西斯上台，就是黄世仁、南霸天上台，国家要变色，人民要遭殃。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伟大胜利。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企图阻挡历史前进的反动派，必然要被人民群众的革命洪流所淹没。不管你是想做男皇，想当女皇，统统是一枕黄粱。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

江青三十年代的三次反革命表演

鲁迅研究室

妄图篡党夺权的大阴谋家、野心家江青，长期以来，一直自诩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三十年代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甚至恬不知耻地吹嘘说：“在三十年代，‘四条汉子’既迫害鲁迅，也迫害我”，标榜自已在三十年代就跟随鲁迅，保护鲁迅，只有鲁迅和她反对过鼓吹卖国主义的国防戏剧《赛金花》。她还作贼心虚地自我表白：“我是一个王明路线的受害者”。江青的招摇撞骗和种种谎话，用鲁迅的话来比喻，只不过“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罢了。历史事实是篡改不了的。翻开历史一查，原来她当时就是一个拴在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上的角色，同张春桥一样，也是个向敌人献媚的老投降派！

三十年代中期，为了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隐藏在党内的叛徒王明之流，与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里应外合，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文艺界，周扬等提出了适应投降主义路线需要的“国防文学”的反动口号。在“国防文学”的降幡下，“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等纷纷出笼，一时间，在舞台和银幕上毒草丛生，群魔乱舞。话剧《赛

金花》和影片《狼山喋血记》，则是所谓“优秀”的“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的代表作。

就在这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三十年代，江青窜到上海混进了文艺界，钻入了上海的“名剧团”和国民党反动派官办电影的制片厂。为了争当资产阶级的“明星”，她死心塌地大演“国防戏剧”、“国防电影”，为王明、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卖力效劳，自觉充当了蒋介石反共卖国的宣传工具。现在，我们从江青在一九三六年进行的三次反革命“表演”，撕下她“三十年代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的画皮。

一九三六年九月，国民党反动派为蒋介石“五十寿辰”大搞“庆典”，并凑集了七八百万元的巨资购买战斗机、巨型轰炸机八十余架，作为蒋介石的“寿礼”——这就是所谓“献机祝寿”活动。当时江青踊跃参加了上海电影界的“购机祝寿游艺大会”，她梳妆打扮，粉墨登场，开幕时登台唱国民党党歌，演出独幕剧《求婚》，为国民党反动派募集资金，以求得蒋介石的青睐。谁都清楚，国民党反动派打着“献机以厚国防”的幌子，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增强“剿共”的军事实力。鲁迅曾经揭露道：“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炸进来”，是指日寇的飞机在我国狂轰滥炸；“炸进去”，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虽然炸手不同，而被屠杀的都是中国手无寸铁的人民。国民党反动派是“只管自己炸进去”，一任日寇“炸进来”，这就是他们“航空救国”的真相。江青如此卖力地参加国民党反动派的献机祝寿活动，可以清楚地看出她三十年代反动的政治立场。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底，江青扮演第三号角色的影片《狼山

喋血记》(原名《冷月狼烟录》)公演了。虽然观众寥落,连当时的反动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这部影片“卖座并不见得如何好”,但国民党反动派和“四条汉子”一伙却动员种种舆论工具,对其大加吹捧。他们肉麻地说这部影片“在中国的电影史上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是“一个伟大的寓言”,并宣称“宣传已久的国防电影在这部有力的影片中巩固地确立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机关报南京《中央日报》,更吹捧这部影片是“国产影片之中最有意义最杰出之作”。号称“国防电影标本”的《狼山喋血记》,以及江青在影片中的表演博得国民党反动派的喝采,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国防电影”就是地地道道的“国民党电影”,就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为摄制国产影片规定的三原则中,第一条就是“发扬民族意识,以完成国防电影之使命”。由此可见,《狼山喋血记》迎合的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需要。影片宣传抗日是假,其真实意图乃是炫耀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实力,抹杀民族矛盾上升时期的阶级矛盾,美化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影片的结尾,出现了全村人高举火把,高唱《打狼歌》的场面。当时有的观众就有反映:为什么全村亦没有一个不起来的人呢?其实,害怕的和乐于“狼”之胜利者也一定有。事实上,在日本帝国主义“豺狼”向中国进犯之时,蒋介石反动派正是这种引狼入室并“乐于‘狼’之胜利者”。但是,他们这伙卖国贼,却用“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拙劣手法,拚命散布“中国没有汉奸”的烟幕。影片《狼山喋血记》的情节,显然是根据国民党反动派的这种政治意图构思的。

《狼山喋血记》采用“寓言”的形式也是别有用心的。一九

七二年，台湾出版了一部内容极为反动的《中国电影史》，这部书透露，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那一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对日本的外交是在忍耐中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纠纷，因此，任何刺激日本军阀的影片，劝告电影界尽可能的避免，不要作直接的控诉”，“在影片中的敌人日本，不能明显的说出来。用寓意的，象征的，暗示的方式来表现”。《狼山喋血记》用“寓言”的形式处理题材，正是为了体恤国民党反动派这种“又要当婊子，又要立贞牌”的苦衷。江青正是通过摄制《狼山喋血记》这类“国防影片”，向国民党反动派献媚取宠的。

一九三六年与《狼山喋血记》先后上演的话剧《赛金花》，是鼓吹投降卖国路线的又一黑标本。剧本全力歌颂了一个极端仇恨人民，背叛民族利益，将灵魂和肉体出卖给帝国主义的汉奸妓女赛金花。这个赛金花，整日在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略军头目身边周旋，为其献计献策，奔走呼号。赛金花这样一个民族败类，在剧本中竟被吹捧为“保全”了北京的“大救星”，使人民“免受杀戮”之灾的“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鲁迅曾怒不可遏地指出：“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

当这出鼓吹卖国投降路线的反动戏剧准备搬上舞台时，江青竟无耻地把这当作飞黄腾达的好机会，拚命地争演赛金花。当导演嫌她演技差而安排她充当配角时，她闹得不可开交。江青这种卑劣表演，把她那种投降卖国的丑恶灵魂暴露得淋漓尽致。

仅从上述三次丑恶的反革命表演，不难看出，三十年代的江青，根本不是什么“进步文艺工作者”，更不是什么被“四条

汉子”迫害的对象，而是一贯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忠实地追随王明、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并为其大造舆论的一名无耻走卒，是为蒋介石反共卖国政策效尽犬马之劳的老投降派！

四十年以后的江青，摇身一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她以更加阴险的手腕，袭用三十年代的老谱，跟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反党集团，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大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猖狂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她无耻标榜自己是毛主席的“战友”、“学生”，实际上却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和党中央之上。过去她虚情假意地表白：“我什么也不希望，只希望我能做一个演员。”如今，她野心勃勃，自比武则天、吕后，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中央的最高领导职位。正如毛主席斥责她时所说：“江青有野心”！三十年代的蓝苹和七十年代的江青，有着深刻的历史联系，三十年代老投降派的丑恶灵魂，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到了七十年代，终于走上了一条向上爬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的道路，一条反党、反人民、反革命、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道路。

我们同江青一伙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三十年代毛主席革命路线同王明、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的继续。我们必须撕下她的伪装，剥掉她“三十年代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的画皮，让她的原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永远充当教育子孙后代的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从争演赛金花到为蒋介石祝寿

——揭开老投降派江青的真面目

文物出版社批判组

一九三六年四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进一步深入我国土，蒋介石反动派一面继续向日寇出卖华北、一面加紧围攻我陕北根据地的时候，正当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挥红军东征进入山西、准备开赴河北前线的时候，夏衍的剧作《赛金花》出笼了。接着，那个忠实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周扬，就吹捧它写了"最中心的主题"，"给国防剧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并把它奉为"国防文学"的代表作。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在这年八月里写的《"这也是生活"……》的杂文里，愤慨地对《赛金花》剧作及其吹捧者加以抨击：

"在我卧病期中，全是精华的刊物已经出得不少了……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

这里，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剧作《赛金花》的要害：那个被它封为"九天护国娘娘"的赛金花，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娼妓卖国婆，所谓"国防剧作"，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卖国剧作"。这样的剧作，理所当然地受到积极推行王明右

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周扬的高度赏识。

无独有偶。在前不久揭发出来的“四人帮”反党集团里，紧跟着“国防文学”的黑旗跑的，不仅有那个躲在“三月的租界”里，化名“狄克”，向敌人“献媚”，替敌人“缴械”的张春桥，而且还有一个混迹十里洋场，如蝇逐臭似地争演赛金花的蓝苹，即江青。

《赛金花》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发表在上海的《文学》杂志上，同月二十九日上海《时事新报》刊出了一则《见闻偶记——蓝苹将演赛金花》的消息，内称：“蓝苹在《娜拉》、《钦差大臣》、《婴儿杀害》中都有非常的成就，现在来演出《赛金花》，想来成绩当也不致错的。”这年在上海出版发行的《赛金花》这本书里，附有业余剧社公演《赛金花》剧情的全体演员照片，其中就有蓝苹的照片，并且注明她将扮演一个小妓女。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赛金花》首次在上海金城戏院演出。然而，演员中却没有蓝苹，演出单位也不是蓝苹所在的那个“业余剧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蓝苹和该剧社的另一个女演员争着要演赛金花，蓝苹既不肯扮演剧中的一个小妓女，充当配角，又不肯和另一个女演员同任AB角，同演赛金花，执意要自己主演。结果，这个剧社不得不中途放弃了排演《赛金花》的计划。

江青虽然没有演成《赛金花》，可是，她那争演赛金花的行径，却不失为一场绝妙的自我表演。

鲁迅是那样尖锐地抨击《赛金花》，而蓝苹却是那样强烈地争演赛金花。这就无需争辩地证明：当年的江青也和周扬一样，是站在鲁迅的对立面的人物。江青争演赛金花，是为了

个人出风头吗？诚然，闹出风头从来就是江青的一大特色，但是这次争演赛金花，绝非仅仅为了个人出风头，而主要是出于她反动的政治立场。这也就是说，江青是拜倒在赛金花的脚下的，而且想通过赛金花的舞台形象来“教化”中国人，让中国人都跟着赛金花那样的人跑。

赛金花原本是清末的一个妓女，后来做了状元出身的大官僚洪钧的小老婆，随着洪钧出使欧洲，结识了不少洋大人，浑身熏染上崇洋媚外的奴才习气。洪钧死后，她又开了妓院，做老鸨兼妓女。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她卖身投靠洋大人，做了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姘妇，尽力为帝国主义侵略军筹军粮，找女人，被侵略军称为“漂亮的军需官”。赛金花站在民族叛徒的反动立场上，敌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同时，又极力维护反动腐败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协助汉奸刽子手李鸿章和帝国主义侵略军谈妥了屈辱卖国的条款，换取了逃在外地的慈禧和光绪“两宫回京”的条件。这样一个无耻透顶、反动至极的民族败类和阶级敌人，在《赛金花》剧中居然被吹捧为“北京的大恩人”，“救苦救难”的“观世音”。正象鲁迅所指出的那样，俨然成了“九天护国娘娘”。

江青对于她在三十年代争演赛金花的这一卑鄙行为一直讳莫如深。为了掩盖当时的劣迹，江青煞费苦心地为自己绘制了各种美丽的画皮，乔装打扮成在三十年代是“同鲁迅站在一起”的战士，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

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如果说,江青争演《赛金花》是她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的大暴露,那么,她在同一年里参加为蒋介石“献机祝寿”演出的活动,则表明她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要关头,对内搞的是阶级投降主义。而这种阶级投降主义本来就是和民族投降主义紧密相连,二位一体的。

当时江青争演赛金花未能如愿以偿,与此同时,她有了更“出色”的表演。这年十月三十一日,是反共卖国的独夫民贼蒋介石的五十岁生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决定趁此机会掀起一个“购机祝寿运动”,来搜刮民脂民膏。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指使下,反动青帮头子黄金荣在这年六月十四日出面召集上海电影界人士,策划在上海“作一大规模之游艺会串”。接着,他们就调动各种反动舆论工具,通过宣扬“献机祝寿”,大肆为蒋介石歌卖国之“功”,颂反共之“德”;什么“群星献机”呀,什么“千载难逢”呀……一片鼓噪之声,实在令人作呕!

就在为蒋介石演出“祝寿”这一丑剧之际,蓝苹即江青梳妆打扮,欣然登上金城戏院的舞台,同“群星”齐唱国民党之歌,然后演出了独幕剧《求婚》。

四十年前江青的这两次表演,贯串着一条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黑线,暴露了她投降卖国的丑恶嘴脸。四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天地翻覆的变化,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江青等一伙坚持其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的反动立场,他们对洋财东更是低三下四,媚态可掬;而对中国人民,却更加横暴恣睢,杀气腾腾。他们里通外国,不惜

出卖党和国家的机密，以换取洋人的笔为自己树碑立传，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更为恶毒的是，他们对一些过去同国民党反动派作过坚决斗争、现在又一直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好同志，则扣上"民主派"、"同路人"等大帽子，企图把他们一律打倒，为"四人帮"更放肆地搞卖国投降活动扫除障碍。今日之江青，其崇洋卖国的行径，较之四十年前的蓝苹，真正是变本加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四人帮"就是代表资产阶级，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来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打烂了"四人帮"，江青隐藏在黑纱巾下的党奸、国贼、民蠹的丑恶嘴脸，终于被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毛主席生前英明决策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光明日报》）